

黑暗与希望

——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

张双利 著

 人民出版社

黑暗与希望

——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

张双利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封面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与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张双利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01-014214-2

I. ①黑… II. ①张… III. ①布洛赫,E.(1885~1977)—乌托邦—思想评论
IV. ①B516.59②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3012 号

黑暗与希望

HEIAN YU XIWANG

——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

张双利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67 千字

ISBN 978-7-01-014214-2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论:为什么要重提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	(1)
第一章 寻找新的开端	(28)
第一节 欧洲文明的危机	(29)
第二节 犹太道路与十月革命的道路	(48)
第三节 乌托邦道路	(59)
第二章 直面“我们的黑暗”	(79)
第一节 双重“黑暗”	(80)
第二节 货币拜物教与国家拜物教	(104)
第三章 续写乌托邦哲学	(133)
第一节 乌托邦道路与乌托邦哲学	(133)
第二节 新的形而上学	(155)
第三节 关于革命的哲学	(164)
第四章 重解历史哲学	(187)
第一节 重解死亡问题	(188)
第二节 重解“历史的终结”问题	(210)

结语:在希望中坚守人本主义的道路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37)

附录一:恩斯特·布洛赫访谈(访谈者:米歇尔·洛威(Michael Löwy))
..... (246)

附录二:恩斯特·布洛赫的主要思想历程 (258)

导 论

为什么要重提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

在 20 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上,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的地位重要而特殊。从其重要性来看,可以说他与卢卡奇一起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布洛赫于 1918 年出版其成名作《乌托邦的精神》(Spirit of Utopia),这本书不仅立刻为他在思想界赢得了声誉,而且还滋养了许多后来人。阿多诺在青年时期经常阅读的两本书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马尔库塞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在布洛赫也在场的情况下,更是明白承认:“《乌托邦的精神》,这本 40 多年前出版的书,曾经至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①哈贝马斯在青年时期也是通过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乌托邦的精神》才开始真正对马克思的思想发生兴趣的。但与此同时,布洛赫的思想地位又非常特殊,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英美,人们都是“知道他,但却不了解他”。^②布洛赫在 1918 年出版《乌托邦的精神》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对乌托邦问题的研究,并一直处于多产状态中。这些研究的成果给他带来了崇高的荣誉,1975 年夏,在他 90 岁生日的庆祝仪式上,他被尊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③;他收到了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图宾根大学等著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他

① H. Marcuse,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 reconsideration”, *Praxis*, 1969, no. 1, p. 20.

② Vincent Geoghegan, *Ernst Bloch*, Routledge, 1996, p. 2.

③ 参见 Rolf Denker's discussion in *Erperinger Zeitung*, Tuesday, July 8, 1975。

一再得到大众媒体的赞誉……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的思想得到深入研究和产生广泛影响,相反,与同时代的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等人相比,布洛赫的思想处于被冷落和遗忘的状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左派思想家的普遍重视和研究。

那么,布洛赫的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命运?面对人们对它的普遍冷落,我们在今天还有没有必要重提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如果沿着这两个问题进行追问,我们就会发现,人们之所以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敬而远之,是因为它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人们不易透过其中鲜明的时代特征洞见到其中所包含的更加深沉、厚重的思想。这在其成名作《乌托邦的精神》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书写作于一战期间,初版于1918年,再版于1923年,该书确定了布洛赫今后一生的主要思考方向。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它的写作时间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刚好一样,二者都是一战期间的作品,都明确地表达了两位作者当时的“绝望”的心境。它的再版时间又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同时,布洛赫在这个版本中对附录做了大幅改动,他去掉了该书初版时的附录(《犹太人,象征》),又加上了题为《卡尔·马克思、死亡和末日灾难》的新附录,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专门的阐发。《乌托邦的精神》的原名为《音乐与末日灾难》(*Music and Apocalypse*),后来由于出版商的强烈建议,他才把书名改为《乌托邦的精神》。从它的原定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本著作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一方面,它是对欧洲文明的末世论危机的大胆判断;另一方面,它又是对通往未来的新的道路的直接宣告,是对犹太道路和十月革命道路的高度认同。也就是说,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乌托邦的精神》都直接地表达着那个时代:从反面看,他关于危机的判断直接针对的是欧洲当时的处境,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正面看,他直接地把其所处时代所提供的资源当作是拯救欧洲文明的道路,即在“犹太人问题”的背景下兴起的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和发生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正是由于其思想具有这些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后来的人们才会对它主观上的排斥:除了犹太知识分子和基督教神学家的圈子,人们对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浓重的宗教特征一直表示怀疑;面对十月革命与后来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人们(尤其是法兰克福

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对于他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的立场感到失望,并进而怀疑他早期对于十月革命所抱有的宗教般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危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周期性的常态时,人们开始深深地怀疑他的乌托邦思想所包含的这一正一反两个方面的意义是否都已经过时。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性的阶段,现代性的最根本的含义是对总体性革命的模仿和替代,在这个现代性的时代革命似乎已永远不再可能,“革命,那只老鼯鼠,已经张开翅膀飞走了。”^①那么,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是否真的已经不合时宜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所具有的这些独特的时代特征进行反思。通过仔细研读《乌托邦的精神》我们将会看到,他在这里之所以会做出关于欧洲文明的末世论危机的大胆判断,不仅是因为该书的直接写作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由于他已经明确地洞见到了现代文明所陷入的根本性危机。关于这一危机的根源,他的思考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现象的批判直接相呼应,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全面统治;与此同时,他又比卢卡奇更深入一步,他不仅追问现代性危机的社会根源,而且还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进一步地探讨它与人的存在本身之间的关联。关于其乌托邦思想的宗教色彩,这的确是因为在20世纪初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的背景之下他直接受到了犹太思想复兴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乌托邦思想所采取的并不是宗教的立场,而是明确的人本主义(humanism)立场、无神论的立场。因此这里所涉及到的真正问题是,布洛赫为什么在坚守人本主义立场的同时要继续使用宗教的语言?透过这些宗教的语言,他要守住的那个“绝对”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布洛赫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关系。这里其实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他对于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态度,另一则是在法西斯主义泛滥的条件之下,他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关于前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布洛赫在《乌托邦

^①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rans, John Moore, Verso, 1995, p. 238.

的精神》中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现实生活中已经打开的一条乌托邦的道路,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所具有的内在缺陷,并特别提醒我们这些缺陷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彻底地丧失掉乌托邦的高度。关于后者,我们则要看到布洛赫当时支持苏联并非出于教条主义的信念,而是源自现实主义的思考。在整个斯大林清洗运动中,他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选择支持苏联,因为它代表着唯一的通向未来的道路。布洛赫一再向那些流亡学者们强调,如果我们选择不支持苏联,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不允许有模棱两可,在它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选择是非常容易的。在今天的情势下,十分清楚的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言论都只会为魔鬼服务……”“没有俄国,就没有反法西斯的战争和胜利。”^①布洛赫的这些判断是以对当时的世界情势的清醒分析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当时已经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取得了政权,并遏制了在那里已经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就这样被限制在了它起源的地方——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革命者来说,只有苏联才是现实主义的选择,其他的任何选择都只能是空想。

通过这些初步的反思,我们应该得出的大概印象是,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不仅仅只属于20世纪初期的欧洲,它关注的是更加深层的问题,它因此也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那么,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像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样也指向着现代性危机?如果是,它关注现代性危机的独特路径又是什么?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还具有重要意义?

一、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主题

关于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在本书中我们将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乌托邦的精神》上。之所以选择《乌托邦的精神》,主要出自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

^① 转引自 Oskar Negt, “Ernst Bloch— The German Philosopher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rans. Jack Zipes, *New German Critique*, 1975, no. 4, p. 5.

该著是布洛赫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它紧紧围绕着乌托邦哲学展开,集中地表达了其乌托邦哲学思想。虽然他在这里所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在其后来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地充实和完善,但是它们却从未被实质性地改变。其次,该著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直接相呼应,它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两本著作之间的密切关联,布洛赫后来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有清晰的交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有共同的观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些部分和一些观点是对我们的共同的观点的表达,有些实际上是来源于我的,就像《乌托邦的精神》中的一些部分,其内容的一些方面是起源于我和卢卡奇之间的讨论一样,甚至我们俩都发现很难分清‘这是我的观点,那是你的观点’。我们之间实在是有着深刻的一致性。”^①除了《乌托邦的精神》之外,我们也会涉及到布洛赫的其他一些重要的著作,比如早期的另一本著作《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和他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希望原理》。在三卷本的《希望原理》中,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直接论及马克思主义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乌托邦的精神》的开篇之初,布洛赫直接地交待了全书的关注重点:

“我在。我们在。

那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手中。因为它本身已在很久以前就变得空洞。它毫无意义地前后颠簸,但我们却稳稳地站立着,因此我们想要成为它的主动因,我们想要成为它的目的。”^②

布洛赫在这里开门见山,直接把眼光投向了我们的存在本身:“我在,我们在”。正如他在书中交待的,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深刻影响,在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之下,他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客观的哲学家”(objective philosopher)^③的立场,强调我们的存在本身的问题为哲学的唯一问

① Michael Löwy, “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 *New German Critique*, 1976, no. 9, p. 38.

②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

③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80.

题。“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关于存在的最根本的麻烦就在于,恰恰是那些存在着的人们对存在本身充满着永恒的兴趣。”^①这也就是说,人们对于自身的存在的追问是人的生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历史中的人们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的存在的兴趣(痛苦、气愤、抱怨等等)才是哲学所不应回避的问题。“克尔凯郭尔给主观的、非黑格尔的思想提出了如下的任务:把我们自己看作是存在着的,并在存在中理解我们自己。”^②这里的表述非常明确: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关注我们的存在本身。

在布洛赫看来,这一问题既是贯穿于人类历史之中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现代人所特别需要面对的问题。它之所以是永恒的,是因为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着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乌托邦的精神》的附录《卡尔·马克思、死亡和末日》的第一节中,布洛赫明确指出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只有人才能照亮自身的类。“人不像任何其他动物,他们对于自身的类是危险的。但是他们同样又能够照亮自身的类,照亮自身所处的地方,这是任何外在的火所无法做到的。”^③布洛赫在这里通过对低级生命与人的比较,说明低级生命都被限制在自己的生物性的“类”之中,只有人才能达到对内心深处的那份生命的脉搏的自觉,即达到对人的存在本身的自觉追问,并通过这样的自觉而使人过上总体性的生活,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仅仅存在着,而且又同时在追问和理解着自身的存在。正是通过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和理解,我们的存在才具有了普遍性的高度,我们才能够照亮自己的“类”。

与此同时,布洛赫强调指出,这一问题是我们现代人所特别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手中。”布洛赫在这里直指现代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即上帝已经远去、我们已经彻底无所凭靠、生活已经被完全交到了我们的手中。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中还反复借用卢卡奇的话,称这个现代的世界是“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the

①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80.

②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80.

③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234.

God-Forsaken World)。所有这一切都毫不含糊地表明,布洛赫对现代人的无神的基本处境有极其清晰的判断。也正因如此,人的存在的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才成为绝对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再借助于对上帝的信仰来支撑起我们的生活,必须通过直面我们的存在本身来承担起对于生命的责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布洛赫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宗教语言,他反复提到弥赛亚(Messia)、耶稣—基督(Jesus-Christ)、上帝(God)、路西法(Lucifer)、撒旦(Satan)、敌基督(Anti-Christ)、造物主(Demiurge)等等。他使用这些语言绝不是主张我们可以重返那个有神的、宗教的世界;刚好相反,他在其哲学中大量地使用宗教语言只是为了强调人本主义的生存处境是我们的唯一生存处境。一方面,即使是在那个有宗教信仰的时代,我们与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我们与我们的存在本身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正是基督教的寓言所针对的对象,是这些寓言所要照亮的。是人(Man, 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最自由的存在),或者说得更加赤裸一些,是我们(We)为自己赋予了弥赛亚,并且在对弥赛亚的期待中而努力着。”^①显然,布洛赫在这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对宗教进行了重新解读,弥赛亚并不是纯粹的他者性的上帝,而是我们的存在的“绝对”维度。我们在传统的宗教信仰中所看到的恰恰是我们对蕴含在我们的存在之中的那个“绝对”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又只有达到“绝对”的高度,才能够遭遇到我们的存在本身。布洛赫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之上大量地使用宗教语言,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在现代的处境中去关注人的存在本身、在人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守护住我们的存在中的那个“绝对”的维度。

紧接着,布洛赫更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存在问题是关乎现代文明生死存亡的迫切问题。“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手中。因为它本身已在很久以前就变得空洞。”这意味着,这条人本主义的道路充满艰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遭遇到了致命性的危机。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人的生命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安置,相反这个人造的现代世界成为了一个非人的、空洞的世界。换言之,我们似乎已经彻底地遗忘了我们的存在本身;或者说,我们似乎已经彻

^①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80.

底放弃了对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成为了外部世界的奴隶。那么,导致这一致命性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面对着这一致命性的危机,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我们是否还能找到重返存在本身的现实的道路?整本《乌托邦的精神》就围绕着这一正、一反两个问题具体展开。更进一步地说,不仅是《乌托邦的精神》,而且布洛赫的整个乌托邦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刚好相互呼应,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所求解的也同样是这两个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进行全面批判,卢卡奇一方面明确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所内在包含着的非理性的危机,即现代世界中的统治一切的量化的、合理化的形式与该形式所根本无力包容的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走出危机的可能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通过自觉到内在于自己身上的普遍的理性的形式(商品的形式)与非理性的内容(人的存在本身)之间的矛盾而上升到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高度,成为历史的主体。

我们之所以会在《乌托邦的精神》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看到这种相互呼应的思想关系,是因为两位作者在当时的确保持着密切的思想共生关系。布洛赫及其夫人在晚年的那次访谈中都明确地提到了此点:

“布洛赫:那是相互的。我是卢卡奇的学生就像他是我的学生一样。在我们之间没有区别。通过他,我才开始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和迈斯特尔·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德国神秘主义者),通过我,卢卡奇则学会了更好地理解黑格尔。

卡罗拉·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夫人):我正在整理一百来封布洛赫在1910年到1914年间写给卢卡奇的信件,这些信刚刚在卢卡奇留在海德堡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他们涉及到非常有趣的哲学和美学问题,黑格尔经常被提到。我认为人们真的可以说当时在布洛赫和卢卡奇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此时的布洛赫和卢卡奇都同时在关注欧洲思想中的两条最主要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等所代表的存

^① Michael Löwy, “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 *New German Critique*, 1976, no. 9, p. 40.

在主义的道路和黑格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道路。布洛赫由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沉浸于黑格尔哲学之中,在黑格尔哲学方面他是卢卡奇的导师;卢卡奇由于很早就开始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小说理论》的原始写作计划就是写一本专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在这方面他成了布洛赫的引路人。耐人寻味的是,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和后来的相关著述中明确地守住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这条思想线索(并把它上溯至迈斯特尔·埃克哈特),把人的存在本身当作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哲学所关注的唯一问题。与之相反,在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后,这条思想线索却隐而不现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它似乎更是销声匿迹了。我们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直接看到的是卢卡奇对于黑格尔所代表的辩证法的道路的高度认同。与这条辩证法的道路相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等人所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线索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

那么,布洛赫在他的乌托邦思想中为什么要自觉地守护住来自于存在主义的这条思想线索?他为什么要把人的存在问题当作其乌托邦哲学的唯一核心问题?更具体地说,该线索对于我们探索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寻求走出现代性危机的道路为什么都特别重要?它在这两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得出什么新的洞见?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卢卡奇那样,直接地把这一线索融化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之中?在守住这一核心线索的同时,我们又怎么能够同时去包容黑格尔的哲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我们在走近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时不可绕过的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与我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布洛赫对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的探讨。

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相比较,我们就会明确地看到布洛赫在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时并没有停留于只揭示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而是进一步深

人到了我们与我们的存在本身之间的关系,即他深入到了关于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的层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开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异的追问,在这一点上,他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提问方式。马克思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韦伯则主要追问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卢卡奇跟着他们的步伐,也试图在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找到现代社会的规定性的特征,洞见到蕴含于现代性内部的危机。卢卡奇在普遍的商品的形式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性,他又进而在普遍的商品的形式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洞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理性的形式与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布洛赫的思考路径却与之不尽相同。他没有直接地从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出发,而是从人的存在本身出发。乌托邦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我们的黑暗”,即我们的存在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它永远无法被我们的意识所把握,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永恒的隐匿者,虽然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又只在于对它的关注、追问和体认。与此相平行,布洛赫同时也指出,我们的存在虽然不能在我们的意识中被把握,但它却可以在我们“尚未意识”(the not-yet-conscious)中、在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中、在我们于希望的状态下所达到的惊奇(amazement)中被照亮。也就是说,黑暗与希望(或黑暗与惊奇)是我们的存在的两极,我们虽然无法在意识中直接地把握住我们的存在,但我们可以惊奇中达到与我们的存在本身的遭遇,哪怕这样的每一次遭遇都还没能彻底地达到关于我们的存在的最终极的秘密。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希望中守住对存在本身的永恒的追问。

在此前提之下,布洛赫进一步追问在现时代(our modern age)我们与我们的存在之间的道路为什么被进一步地阻断了。沿着这一思路,他特别地揭示出了笼罩着现代人的生活的双重阴影或双重黑暗:“因此不仅有敌人们投掷过来的阴影;这些阴影被用来摧毁我们的力量、遮蔽那应被点亮的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光明,而且:人的力量本身也还包含着一个独特的精神的阴影,它并不真正知道那最深的深度,正中心本身依然是黑夜、隐匿者、最原初

的跳动,围绕着它,每一个人、每一项事、每一件作品都仍需要被建构。”^①在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和批判方面,布洛赫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这双重阴影的揭示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具体阐发。其中的第一层阴影是布洛赫在形而上学层次上所呈现出来的“我们的黑暗”,第二层阴影则是在第一层阴影的基础上在现代性的条件之下被人们发明出来的,它主要指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它带来的是对我们的存在的再一次遮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布洛赫对于笼罩着现代人的这双重黑暗的揭示与卢卡奇对现代世界中的理性的形式和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之间的矛盾的揭示遥相呼应。但与此同时,他又比卢卡奇更进一步,他恰好能够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进一步回答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为什么会有理性的形式和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

其次,我们再来看布洛赫对于走出现代性危机的道路的思考。

如果依然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相关思想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二人此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都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出现代性危机的现实道路。但他们却分别强调了道路的不同方面:卢卡奇着重强调它的辩证法性质,布洛赫则极力守护它的乌托邦的高度。卢卡奇之所以强调辩证法,是因为他要从存在于工人身上的理性的形式与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出发来理解走出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在他看来,辩证法的道路一方面意味着达到历史的总体,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实现历史的生成。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辩证法而达到历史的总体,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把握存在于工人身上的理性的形式与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认识。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辩证法而实现历史的生成,是因为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经由自我意识,强加在工人身上的物化形式被瓦解,工人上升为普遍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沿着这个思路,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也代表着从史前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的跨越。伴随着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蕴含于现存世界内

^①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73.

部的矛盾被上升为被自我意识到了的矛盾,我们成为了引导着矛盾得到不断解决的主体。

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布洛赫把卢卡奇所洞见到的内在于工人身上的非理性的内容与抽象的理性形式之间的矛盾表述为是我们与这个充满着虚假与罪恶的现存世界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地说,它就是那内在于“我们的黑暗”中的我们的存在本身与笼罩在现代世界之上的人造的第二重阴影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条走出危机的道路就是一条充满困难和危险的人本主义的道路,是一条从我们出发的道路。“它毫无意义地前后迂回,但我们却稳稳地站立着,因此我们想要成为它的主动因,我们想要成为它的目的。”^①为了说明这个最根本的立场,布洛赫后来在1963年所写的后记中对此有更加清楚的交待:“‘世界是不真实的,但是它想通过我们、通过真理回到家园’,这一原则从整体上贯穿着全书。”^②

布洛赫之所以要把这条道路理解为是在双重“黑暗”的笼罩之下再次从我们的存在本身出发的道路,是因为我们走出现代性危机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由现代社会所提供的。把它转换成卢卡奇的语言,就是那内在于工人身上的非理性的内容并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于这非理性的内容,如果我们不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进一步追问,那我们就根本无法回答在现代性的条件之下工人们为什么没有被彻底地削减为纯粹的形式。或者说,我们就无力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们存在会有一个双重的结构:一方面,对于那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他们的存在仅仅只具有纯粹的量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依然还是为这种量的形式无法包容的“质”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可以把蕴含于卢卡奇的思想中的那个存在主义的维度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像卢卡奇那样直接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阐述这一道路所具有的存在主义的内涵,虽然这种辩证法是已经被卢卡奇改造之后的辩证法。

关于这条从人的存在本身出发的道路,布洛赫强调它有着乌托邦的高

①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1.

②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p. 279.